

雍虞先生道園類藁

十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十七

序

周易玩辭序

周易玩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以爲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道雖四而實則二變乃象之進退占乃辭之吉凶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舍辭何以哉項公以其玩於辭而得之者筆於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有以玩於前聖之辭而

得焉此項氏著書之意也嗟夫天不言生聖人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然卦象未有語言自非明知何以知之中古聖人以其憂患之心因卦立言暢於周公究於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與蘊者後世因得以推見焉今夫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觀於千載之上以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苟得於聖人之一言即爲天之命已矣况乎三聖人之言廣大悉備雖歷世久遠遭時喪亂亘千

萬古而與所謂卦畫者略不可有所磨滅豈非天乎
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者志於學者誠不可下此而
他求已愚是以深嘆項公之爲知言漢晉以來治易
之師其言猶有可見而於四聖人之意未知其何如
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蓋中興焉邵子以先天
心學著爲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極矣地之妙通萬
物之情三聖人以降未之或先而學者鮮或知之周
子之圖亦不求同於易象而理則不二所謂通書者
皆所以通乎易者也因卦以立辭者如乾損益家人

睽復无妄蒙艮之說僅見如大畜等卦當時已不得
聞獨賴河南程子親得其宗以其成德之能事附於
三聖人之書而言之非直傳註而已也自其學而推
之以極其至則天人之際豈有間哉蓋嘗聞之能盡
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苟知天矣則天地之故鬼神
之跡事物之雜豈待於考索推測而後通之故程子
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於後世學者自有得於聖人
也朱子發明象占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云爾

故學易之士於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項公實與朱子同時當時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爲教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於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咨決焉其遺文猶有可徵者朱項往來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以告之於是項公之學上不過於高虛下不陷於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爲此書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聞內有以及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鑿深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

庶幾精微之道焉其書旣成而朱子歿矣自敘其學皆出於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也是可以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時學易君子多有取於其說豈徒然哉然而爲是學者自非深求於程朱之說而有所憤悱於缺塞則亦不足以知項氏之功也集之壯歲至好此書每取其說以與朋友講習今淮西廉訪僉事幹君克莊好古博雅學道愛人嘗以禮學貢於有司而不及奏有旨俾居成均勤苦數歲有人所不能堪者

文宗皇帝臨御開延閣以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見得
與論思之次一時謂之得人持節淮壖至于江上取
是書於篋俾齊安郡學刻而廣之蓋歎乎學者之不
多見是書也不鄙集退老林下庶乎困學之不敢忘
俾敘其說焉嗚呼內聖外王之學不明於後世而爲
治者以其知力之及而行之不無其効至若上下與
天地同流者則何有哉昔邵子有言曰學於里人而
盡里人之情學於鄉人而盡鄉人之情學於國人而
盡國人之情學於古人而盡古人之情學於天地而
盡天地之情如此則可以玩辭觀象而得之世有斯
人也哉

易啓蒙類編序

朱子之論傳易者曰邵傳義畫程衍周經蓋欲求乎
義文周孔之易舍邵子程子之學則莫之能進矣朱
子著易本義多補塞程子之義又作易學啓蒙原圖
書畫卦而先天之說可得而窺焉然獨怪夫邵子程
子並生一時居甚近也道同出也年又不相遠也而
叔子註易傳不聞與邵子有所講明而伯子嘗謂邵

子之學爲加倍法後問之則又以爲忘之矣又聞其講風天小畜與天附地地附天之說迺歎曰嚮嘗聞此於茂叔矣噫豈非三君子之易學莫逆於心而無所問辨故無以傳聞于後世也歟是以朱子有易學啓蒙之書者蓋言蒙者之始求於易不可不自此而啓其端也集嘗竊學是書而未之有得及與今國子祭酒魯公同司業成均爲學者互相發明此書以爲教數年之後友朋之間亦獨聞魯公以此爲意而歎其不倦不厭也新安程疇以所著類編相示則蓋取

朱子與門人平日之語有及於此者則彙而附焉予深歎其知學於此也夫立言以著書則其辭精而約師友之問答則其言辨而博精而約者必深思而後得辨而博者則快然而通暢此善學者所以讀古人之書而便作今日耳聞者也疇年齒方壯其進未可量也又安得不歎美於此乎新安朱子之闕里也聞其山林之間猶有縉紳先生黃髮之士相與授受使遺言絕學猶有存者疇固多見之已乎集老矣得徜徉江湖之上尚當從疇求見其人而受教焉

鄭氏毛詩序

聖門之教人蓋以詩爲學矣孔子說烝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之所以終身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子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子之所以說詩也是以程子之於詩也嘗點掇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

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於詩將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優游厭飲詠歎淫泆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儒先君子知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於言者非有得於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說自有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於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欒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存其首句譬

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清通沛如江河後因於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達矣亦有其時也至於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屏去大小序別爲一編存而不廢以待攷辨即經以求其故自爲之說而天下學者從之 國家定以爲是然後其說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集之幼也嘗從詩師得鄭氏經說以爲大序不出於子夏小序不出於毛公蓋衛宏所爲而康成之爲說如此心竊異之欲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備員勸誦有阿

魯灰叔仲自守泉南入朝爲同官始得其錄本而讀之見其說風雅頌之分蓋本諸音節之異於比賦興也訓詁多不得興之說而爲序者掇拾傳會以愚惑乎後之人鳥獸草木之名天文地理之說或踈或謬非一端也剖析訓詁之舊痛快決裂無復餘蘊向之所謂纏繞穿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去而不得終卷也蓋竊惑夫鄭氏去朱子之鄉若是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閭交錯而不能通見於一時何哉雖各自爲說而多同者豈非閩多賢人學者

老於山林嘗見其說未達於外而兩家各有所采乎將二氏之卓識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待於相謀而有合乎世遠地廣未之有攷也西夏韓公克莊常以禮經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考官見其博瞻疑不敢取而朝廷知其爲明經之士其僉憲淮西也以項氏易玩辭足補程朱之遺論于集也序其說而刻之自南行臺而貳閩憲也以爲閩在山海之間豈無名家舊學諮詢之暇思有以表章之予因及鄭氏之詩即使錄以來示且曰果可傳也略爲我序之故著其說

如此又曰求諸鄭氏之子孫夾漈之手筆猶有書五十餘種故御史中丞馮公伯庸延祐末奉旨閱海貨於泉南觀於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馬公敷歷清要出入臺省席不暇暖未及其志而歿泰定中故太史齊公履謙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刻而傳之太史還朝不一二年而歿亦不克如志二家皆有子弟安知無能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陞人刻書摹印成帙成邑散布中外極乎四海其間亦有謬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者觀風使者得以正之

而移其工力於博洽有用之說則在於今日矣

戴石玉所著三禮序

治親書者廬陵戴君石玉之所編也其意以爲記禮者有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故雜取爾雅儀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曰釋親二曰宗法三曰服制而親親之道備矣品節之禮辨矣予讀之而歎曰考之於書帝堯則曰以親九族帝舜則曰察於人倫其命契也亦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然則治天下者思盡

人道以成善治豈有出於此乎今布衣韋帶之士坐誦書史慨然思古聖人爲治之道有取於聖經賢傳著而爲書以自見其學其必有見也夫夫大學之道其極致在於平天下蓋其素講者如此又何疑也夫親親之名立內有其序外有其別禮可得而行矣名之不立則或昧於一本之立迷於疏戚之辨謬於愛敬之節溺於鄙倍狎昵之私此犯上好亂之所由起也治親而首釋其名可謂善矣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宗法可得而行焉秦人壞封建

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如先王之制故宗法不得行而士無田不可以祭則烏在其爲宗乎爲士者猶然況庶人乎是故學者肄其說而傳之可也石玉所謂君子行其意者庶幾得之若夫服制之說今所敘列先王之法時君之制先儒之說可謂備矣余竊有慨焉喪服者所以著其哀所以稱其情也世俗淪降不能三年之喪者多矣又何總小功之足察乎雖然君子之爲道也亦教之以孝弟而已矣五十而慕庶幾有聞大舜之風者焉則其立制也常欲節其過以勉其不及焉則凡石玉之所敘者可考而通之以就其可行者矣噫論至於此亦不過肄其說而傳之云耳不亦悲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爲人上者不有躬行必得之君子孰能與此哉方今 聖明在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王大臣能獻其書以就一王禮樂之盛千數百年之間戴氏復以禮顯不亦偉歟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

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
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家是以尚
焉唐啖趙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
之書宋之大儒以爲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
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
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爲多
而其所爲傳用意奧深非博洽於典禮舊文者不足
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嘗竊求於先儒之言以
爲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

求聖人之意而無傳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
措之宜爲難知者始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
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姦佞用事
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內脩之未備外攘之
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
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
貫串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
天下之事必可以有爲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
感發人君天職之所當行下以啓天下人心之所久

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
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而凜然猶百十
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此也然
其爲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
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
氏爲說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而
治舉子業者掇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旣無以得據
事之旨又無以得命德討罪之嚴無以答

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克寬德輔以是經舉于

浙省其歸養也能以胡氏之說考其援引之所自出
原類例之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
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志父詳敘之夫讀一家之書
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爲善學也推廣以達乎經因
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猶有望也

雲南志序

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蓋萬里在
憲宗時

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旣即位奠海內使

省臣賽典赤往撫

其

道之善利填以

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

天子閔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爲吏者多徼幸器名亡治術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啓事造釁以毒害賊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冤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舍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夫箚壺迎侯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虐卒以自遠

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亡所建白馭於中者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爲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京繇樞廷奉使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群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填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爲略志四卷因報政上之集嘗按而讀之考其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

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槩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

歎也其志曰張奮斬犴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僇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死者至二十餘萬中國卒不能有之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鑒觀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六義類要序

清江周剛善示余以文若干篇得故翰林學士吳文

正故御史中丞馬文貞兩公之序又見剛善所著六藝類要而得今宣文閣監書博士王君師魯所為序反復三宿而有慨於予中者矣吳公謂剛善之文頗似大蘇氏初年然則剛善之文欲言所言而無不盡浩蕩汪洋而莫知其所止意氣軒昂光采奪目若是亦宜乎為二公之所取也昔文學之盛時度越前代歐陽公王丞相曾舍人並起於數百里間皆江西之人也三百年來執筆而為文者宗乎此則是外乎此則非本乎此則正求異於此則乖此其大凡也

今之君子獨有取於三公而以爲後無可稱者其良有以也夫當三公時清江劉侍讀博洽羣經考諸舊典並起於一時蓋文者無得於經無考於禮而足以成一代之文未之有也剛善生侍讀之鄉知著六藝之畧蓋得侍讀之遺意乎此師魯氏之所以宜序也故予感夫四君子之賢吳馬王之所稱述則於剛善之文不能已於言矣歐公以其稟受冲粹之資生乎熙洽全盛之世悠然深遠之思見諸深長之辭至其爲學亦無以帶於艱窒是以不可及也王丞相精白

高潔前無古人學之所至雖莫溯其源而絕俗遺世自信以聖王經世之任見諸文字者無一毫習俗頹靡之態而不知者欲以醯雞鼠婦之見而輕議之不勝其不相似矣是以難也昔者道喪千載遺經雖存世儒之學殆不足以知之濂洛之興往聖絕學大明於天下方其說未大行而曾公已能用意於六經晝誦暮惟深求其旨躬行於己發揮於文亦可謂特立而無愧於其師友者矣周公因唐虞夏殷之後著爲典禮以治其國家仲尼雖不得其位著以爲經以治

萬世其爲書也盡燬於秦漢之諸儒掇拾於煨燼之餘記註於傳聞之末千百年來使儒者猶得殘編斷簡考見制作是非之遺緒所繫不輕也而寡陋凡近者忽之獨劉公博求而精考洞見異代如身歷之近則大儒之所咨問遠則窮經者之所引援其功亦豈少哉今之學者歷萬里之遠垂百年之間能致力於此者幾何人斯然則世之言文者而欲上接昔人豈易言哉今天濂洛道學之傳其明白精微者旣如此江右四君子之爲文其宏肆恢偉者又如彼學者生

於斯世豈不幸哉此吾於剛善文集六藝要略之書旣加歎異又於吳馬王之序而竊其引而未發者爲剛善言之剛善學優而仕佐大郡宰百里其進未已也區區衰暮之境尚願觀於當世斯文之盛者哉

六書辨誤序

古者以六書教小學是童牝已通習六書矣今有皓首而未遑究之者何望於孺子乎秦法學童十七諷籀文九千試八體乃得爲吏書不正者至尚書舉劾之後爲政者不復用此律官府孰與正之哉叔重存

說文解字之書於漢陽冰發義中興篆法於唐學者
蓋亦希闕矣宋初徐騎省兄弟能倡明其說著爲繫
傳有通釋部敘等篇許李之舊考辨推充奧深衍博
可謂極矣其後若吳興張謙仲著復古編亦號簡要
夾漈鄭獻仲大發類例義旨於二十略之一學者可
以觸類而長焉至永嘉戴氏父子三世所著六書故
六書之外設疑一條以識不可強通者近世書法之
要論也 國朝至元中秘書少監魯人楊桓武子善
大小篆所著六書統以 詔書刻之尚方多出己意

篇帙浩穰刻梓在尚方學者莫之能究觀焉獨徐氏
嘗又以爲古法背俗秉筆操觚者要資檢閱而偏傍
奧密不可究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乃令楚金取叔
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便於檢討聊存詁訓
無恤其他則其爲後學計可謂詳盡今瑞陽學官亦
刊五音韻譜然聲韻所協乃偏旁之本文學者檢尋
未爲省力則未知何爲而作也番易吳正道年五十
餘世爲儒家深好篆法旣著六書淵源字旁辨誤又
著存古辨誤韻譜故翰林學士吳公見而喜之親作

兩書兩序噫吳公豈輕許可者哉蓋其字旁辨誤之說既考之諸家而舉其要用工故已深久而韻譜之書徐氏舊作直載其字而已蓋不更加於辨誤而張鄭戴之辨又不得以切韻尋檢是以正道有辨古有存古具見於切韻相從之下視徐氏爲後出而益詳矣惜刊未成書而吳公歿無名公大儒力贊助之故久未克完也往者鶴山魏公嘗以篆法寓諸隸體最爲近古而近時豫章熊先生亦用之吳公又直用篆法而結體加方云耳然學之者無所講貫則寧無差誤爲俗隸媚好反病之乎於此得正道之書則思過半矣且魏晉以來善隸書以名世未嘗不通六書之義不通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爲善者乎吳興趙公之書名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書之真贗吾常以此辨之世之不知六書而效其波磔以爲媚誠妄人矣然則正道之書豈直篆者有益欲爲隸書亦必有取焉是其不可少如此必有博雅君子如吳公之喜之而助趣成之

忠史序

忠史者番易楊玄所著也玄之大父死於宋咸淳末
玄傷其事不著於世故爲是書列夏商以來至宋而
止得以忠可書者八百餘人泰定初元以其書來京
師國史與學省皆是之上送于朝有司不以聞凡三
年不遇而歸且行來求一言以爲識集曰於乎集嘗
讀橫渠張子之書以爲事親猶事天也著文以爲銘
嗟乎事君亦猶是矣孔子謂子文忠矣未知焉得仁
而謂微子箕子比干爲仁而不及忠也然則非善事
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而古今之言忠或以一事自
見槩可謂之忠矣必仁也然後無慊於斯乎予嘗薦
玄不報心竊愧之始推能忠之本原以廣其著述之
意云耳

戒子通錄序

愚嘗聞之人受天之命以生亦猶子之稟父命而行
也君子畏天命而不敢違猶孝子之從父命而不敢
悖事天事親其致一也人之事天而不求於事親則
不可以爲人子之事親而不足以事天則不可以爲

子是故父命即天命也同一至仁而無私者也然而天不能爲諄諄之誨也知命者觀乎風雨霜露之迹變化消息之故而得之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庶幾奉以周旋者乎故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莫非惟其所命而順受其正者也事親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夫親之於其子也蓋無不愛焉欲其善良欲其賢智欲其福澤長久而不欲其兇惡愚不肖不欲其困乏斷折其心無有異者語曰厲人生子夜而取火是欲

其子之善者至於凡庸盡然況中人以上乎是故愛之至則慮之深知之明則言之切或因其材或因其事或抑其過或勗其不及或正其偏或定其是以啓迪其所未知而增益其所可進雖人品不同而立言遠近淺深頓異要其指歸皆愛其子而已矣天理之公孰有著於此者乎昔靜春劉先生輯凡爲人父者之戒其子言載書傳者以爲戒子通錄意其所以謂之通錄者豈不以天下之爲人父者各以其愛子之心而爲之戒天下之爲人子皆可因其所戒而省念

之如聞其父之命親在求諸容色辭氣之接而不能盡也即此書以充其所未達親沒思其精神志意之微而有不及聞也即此書以徵其所欲知一語默動息無非受命於其親者矣天理寧有間斷乎集嘗得其書而敬愛之服行講明不敢後也它日至臨川劉氏之族在金溪者多賢俊每出其先世遺書相示僕慨然問之曰戒子通錄亡恙乎有曰倣叔熙者對曰是吾世守以保族者也敢忘之乎集曰子之家顯且二三百載豈偶然乎蓋又聞之孝弟之順德視犯上

作亂之惡其間之相去甚不相似也而有子推兩端之極於一言之間豫章羅先生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而陳公了翁推致之曰亂臣賊子之起常始於見父母之不是烏乎不受命之害至於如是三君子之言所以有功於萬世名教者也而忽焉者不足以知其言之有功也必有觀乎此書而用力焉則能惕然恐懼而所以盡心於事天事親者矣子盍刻而廣之也倣曰諾明年以成書來告因請題其說云

禁扁序

繼志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參議魯國王文康公之次子也

世祖皇帝既取宋淮南忠武王還奏留董忠獻公鎮綏江南時文康公以翰林應奉文字使董公軍中因謂董公曰宋氏經史圖籍文書略備不及今上送朝廷懼將散軼不可復得關係甚重也董公奇其言悉錄中秘外府圖書連舸致之京師而文康公護之今館閣所藏多當時故物有識者甚韙二公所爲也于後文康公敷歷臺省賓客門人一時文學之選皆

在是以繼志兄弟見聞異於常人又以彊記博學稱於時自紉綺之習固無與斯事而寒雋視之更興寡陋之歎矣禁扁之書在史館暇日所編號爲詳贍而他著述尚多也繼志年富力彊好親師友則所學又當不止如著此書者

唐音序

襄城楊伯謙好唐人詩五言七言古詩律詩絕句以盛唐中唐晚唐別凡幾卷謂之唐音音也者聲之成文者也可以觀世矣其用意之精深豈一日之積哉

蓋其錄必也有風雅之遺騷些之變漢魏以來樂府之盛其合作者則錄之不合乎此者雖多弗取是以若是之嚴也昔之選唐詩者非一家若伯謙之辨識度越常情遠哉噫先王德盛而樂作迹熄而詩亡繫於世道之升降也風俗頹靡愈趨愈下則其聲文之成不得不隨之而然必有特起之才卓然之見不繫於習俗之所同則君子尚之然亦鮮矣嗚呼唐虞三代其盛矣乎元首股肱之歌見於虞書一遊一豫之歎聞諸夏諺其僅存者亦寥寥廓絕矣若夫十五國風大小雅周之盛衰備矣周頌者多周公之所作也猗那之存大師傳焉駟馭之興魯人作之皆吾夫子之手筆也千載之言詩者孰不本於此哉則吾於伯謙唐音之錄安得不歎夫知言之難也

新刊杜工部詩類序

三百篇而下惟荀卿之賦屈子之騷爲特起焉漢初作者以楚辭爲宗而樂章猶頌之遺制也五言昉見於十九首不知何人所作得風人之情性焉三曹傑出賔從交和六朝能賦之士雖所趣不同而體制音

節大槩因之其轉相做襲此所以見譏於杜子美也子美特起遂爲詩家之宗曠達之高感慨之極情性之至志節之大當時諸人蓋莫之備焉或得其體以自名而不足據會通之要者矣至於淫泆綺靡鄙促猥瑣君子所不爲者子美蓋無有也後之君子知宗之者亦多有之統宗會元則亦莫有乎爾曹南吳主一深得悟詩法之要唐人之可尚者旣取殷璠所選河嶽英靈以見當世之制作復取高仲武所錄中興間氣以鬯其餘風者並刻諸梓李唐一代之詩學無

出於此已而心以爲未足取杜子美一家之言又刻之別諸體以具其法譬諸江河淮濟之行無非舟楫之載生殖之潤寶藏之興波濤之險魚龍之怪然而不至大海則不止也若主一者真知詩之爲詩也哉世言子美多取於文選而子美之志乃欲自比稷契則唐堯之世所與共天位者舜禹其人也子孫之傳成湯文武周公其人也所謂三百篇者多稷契遺志之所存子美其有考於斯乎主一終日吟詠遇物致興其將以是名家歟

國朝風雅序

夫欲觀於國家聲文之盛莫善於詩矣類而求焉是爲得之昔者延陵季子見詩與樂於中國心會意識如身在其時而親見其人蓋以此耳梁昭文著文選其詩不必出於一時之作一人之手徒以文辭之善惟意所取而已然數百年間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習或取此以爲學則已微矣河汾君子有意於續經漢魏之詩殆必有取然而其書不傳蓋非偶然也蓋嘗聞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邪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邵子亦曰自從刪後更無詩蓋知聖人之意爾昔者盛時學道之君子德業盛大發爲言詩光著深遠其小人蒙被德澤風行草偃變化融液莫或間焉此所以一言可蔽之曰思無邪也此所以王者之迹熄而後詩亡也此所以刪後之無詩也國朝之初故金進士太原元好問著中州集於野史之亭蓋傷夫百十年間中州板蕩人物凋謝文章不槩見於世姑因錄詩傳其人之梗槩君子固有深閔其心矣我

國家奄有萬方三光五岳之氣全淳古醇厚之風立
異人間出文物粲然雖古昔何以加焉是以好事君
子多所采拾於文章以爲一代之偉觀者矣然而山
林之士或不足以盡見之百年以來詩文之輯錄蓋
多有之然雖多不足以盡其文或約而不足以盡其
意亦其勢然也監察御史前進士燕人宋棻顯夫在
史館多暇其所會稗開國以來辭章之善多至數十
大編自草野之所傳誦亦皆載焉庶幾可以爲博而
傳寫之難四方又有不得盡見之病矣建陽將易師

文著 國朝文雅三十卷而以保定劉靜脩先生爲
之首許文正公繼之終之以雜編三卷庶乎其有意
焉嗟夫若劉先生之高識卓行誠爲中州諸君子之
冠而許公佐

世祖成治道儒者之功其可誣哉若師文者其可以
與言詩也夫十卷以上諸賢皆已去世而全集尚有
可攷載如臨川吳先生之經學具有成書其見於詩
者太山一毫芒也窮鄉晚進尚繇是而推求之乎十
一卷以下諸君子布在中外夫君子之爲學苟不肯

自止則進德何可量哉世以爲未可遽止於斯也至於僕也蚤持不足之資以爲世用老而歸休退而求其在己者尚慊然其夫能也片言隻辭何足以廁於諸賢之間哉亟除而去之則區區之幸也

張師道文彙序

蒙養先生文集若干卷者故翰林直學士嘉興張公諱伯淳字師道之所著也公少年時與吳興趙公子昂爲中表人物相望至元中子昂召拜兵部郎中而公用薦者言除閩憲幙薦者又言所薦非爲幙府求

人也乃自海隅召至闕得見上論事數十條皆當世急務辭意剴切上爲動容聽之命就中書與執政以次議舉行其一曰罷冗官方條具其事而大官貴人已不悅曰何物遠人欲奪吾官使健者候諸塗要詰之幾不得免而事已寢罷公遂留翰林大德中天子命近臣脩時祀於嶽瀆必老成慎重者公在遣中公以老病辭行久之遂不起至大延祐之間趙公受知聖明大見顯用而公已不及時論惜之自公之亡至于今二十有餘年中外大夫士多能誦公所

爲

世祖言者思見其議論而想其風采邈乎幾就泯沒未嘗不爲之慨歎也今其孫烱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知公之才雖不及盡用而可見者猶在於此固孝子之心亦大夫士之意故爲序其端云

李景山詩集序

古之人以其涵煦和順之積而發於詠歌故其聲氣明暢而溫柔淵靜而光澤至於世故不齊有放臣出子斥婦囚奴之達其情於辭者蓋其變也所遇之不

幸者也而後之論者乃以爲和平之辭難美憂憤之言易工是直其感之速而激之深者爲言耳蓋亦觀於水夫安流無波演迤萬里其深長豈易窮也若夫風濤驚奔瀧石險壯是特其遇物之極於變者而曰水之奇觀必在於是豈觀水之術也哉余讀景山之詩而有感於此矣景山蚤歲卽起家掌故樞府不數年遂長其幙方驟用而遽坐廢蓋五年而後宣慰雲南三年而報使移病歸鄉里者又二年矣二十年間爲詩凡數百篇而雲南諸作尤爲世所傳誦豈非感

激於其變者然哉余觀其樞府所賦迺多在於西山
玉泉之間其雲南之詩至自敘曰其辭或傳幸得托
於中州人士之末雖能悲宕動人察其意則能深省
順處無怨尤忿厲之氣其居鄉諸作放曠平易又若
初未始更憂樂之變者余因歷考其所遇而察其所
立言者有以見其所存者庶幾不繆於古之人矣而
徒以雲南之作知景山者特未盡窺景山者也景山
於書無不讀而酷好老子於古之人無不學而獨慕
白樂天然則其能廓然以自廣脫然以自處者殆有
由來也景山年未甚高道學方力後此而有作余將
不足以窺之也夫景山姓李名京河間人鳩巢其自
號也故其詩總題曰鳩巢漫稿

安敬仲文集序

默庵集者詩文凡若干篇豪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
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緝錄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
昔容城劉靜脩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溯
乎周程呂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
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

敬仲也與靜脩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爲學則是敬仲之於靜脩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爲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多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脩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

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之奪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蟻蟻之細犬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脩門人嘗有與予同爲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頽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

况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脩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
吾道之大豈萎靡不振鹵莽依托者所可竊假於斯
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于

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
脩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遜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
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
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
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
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

及於物以化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
切密何可及也誠使得見靜脩廓之以高明厲之以
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矣乎惜乎靜脩既
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脩二君子者皆未
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
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向衰凜然有不
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
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
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為序

貞觀政要集論序

集侍 講筵諸公以唐太宗政要爲切近事情講經以後輒以此次進集於是時每於心術之微情僞之辯治亂淳雜之故必致意焉天曆

天子嘗命譯以國語俾近戚國人皆得學焉久未成書又以屬集蓋租庸調府兵等法今人多不盡曉而李百藥贊道賦等又引用迂晦遽不可了了集爲口授出處合筆吏檢尋窮日乃得一賦所引幾成一編而譯者始克訖事以進今閣下有刻本也及見戈直

所註恨不得早見之然未晚也昔范氏著唐鑑程子閱之曰不意淳夫相信如此直所論多得吳學士公講明意故爲不徒作云

新編古樂府序

昔者周有大司樂以六代之樂教國子則黃帝之雲門卷咸舜之韶夏之夏商之濩周之武也書傳所記則又有顓頊之六莖帝嚳之英帝堯之章而不與者豈已不傳於當時耶夫子之作也聞韶見武於商之樂僅得商頌十二篇千載而下欲有以盡見夫古人

之制作豈不遐哉邈乎夫樂之爲器八所以備六律五音者有其聲而已所貴乎人聲者有其文辭焉音聲之傳工失其肄習則易以亡絕歌之有辭則意義之通可以兼音聲而得之此夫子慨歎於韶武之辨而刪詩之志興矣翕純皦繹徒見其始終於語太師之言而其官有秦楚河海之適女樂之餽至聖人亦將如之何哉自衛而歸雅頌得所言樂者庶乎可知其正也夫子有聞於齊後亦無傳而齊景公君臣相說之樂有徵招角招則亦韶之餘裔也齊宣王見孟子

而曰非能好先王之樂豈至是時韶猶有在者乎大武之舞記禮者存焉而其詞有繁遏渠之詩則吾夫子之手定者也王通氏曰通於夫子有罔極之恩如詩之類乎夫三百篇之詩皆可弦歌郊社宗廟朝廷賓客燕饗食用之備矣二南正本始於閨門豳風序先公之遺業皆係於國風者則猶列國之事云耳桑間濮上之變間於葛屨蟋蟀之遺者則猶太師陳之以觀其治亂之跡者也易所謂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非國風之謂矣是故六代之樂成均

之教廢而學者無間康衢擊壤等篇雖泰山一毫
芒猶可追見帝王之治化亦猶一言一辭之存耳王
通氏生乎魏晉數百年之後有以見聖人之遺意將
爲續詩而卒無傳於代者蓋無復有二南雅頌之可
錄者矣嗚呼自黃鍾之宮爲律六十及正變之聲而
七均成焉盛德大業之興可得而用之所謂咸英韶
濩之不可復聞其故何哉有志之士掇拾其遺辭於
簡無將以考求其音律於千載之上則可謂有志於
古者矣豫章左克明儼然冠裳居鐵柱延真萬年宮

而脩孝養於其親歲時無缺其歿也買田故鄉與其
兄弟之子奉祭祀焉十數年來以儒家之學教卿大
夫士庶人之子弟從之者衆間嘗取中古以前書傳
之所存漢魏以後文辭之所錄集爲古樂府十卷而
略爲之說此吾成均之事左君得而用之其亦知本
也夫觀其去取之例約其繁而略其冗不可謂之無
見蓋是時離亂分裂歷年非久流麗清遠哀思悲怨
則有之存之以觀其變可也是亦變風而已矣韶濩
章夏何有哉則亦王氏續詩之所不見於後世者乎

往年東平王拜住典奉常予忝博士嘗爲言制禮作樂將在此時及東平相至治予退在荒野後召對京師時方大作宗廟欲以前說與大夫君子議之而事有不及者矣何幸乎學者有志乎此講明以求其至焉 國家承平安樂明良一時必有大制作將徵於諸生則左氏之書顯矣故爲題其端云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十七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十八

序

飛龍亭詩集序

古之言詩者自其民庶深感先王之澤而有所發焉則謂之風其公卿大夫朝廷宗廟賓客軍旅學校稼穡田獵宴享更唱迭和以鳴太平之盛者則謂之雅飛龍之亭我

文宗皇帝昔遊之地也臣民詠歌何有聞乎然而中外大小之臣因登覽斯亭而有賦者在是四方遊士

道園類稿卷十八

一

與凡民俊秀之覽觀而有賦者亦在乎是大元興萬壽宮住持勅賜虛白先生陳寶琳既以旨意作新斯亭又取其風雅編刻于亭下所以繫千載之思者不在斯乎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詩者文之最深而風雅者又詩之盛者也

文皇帝成功盛德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若其治化之精微思慮之熙廣蓋不勝紀焉然而書諸簡冊者閱不如見於歌詠者之悠長告於神明者嚴不如播諸臣民者之周浹然則所謂飛龍亭詩集者山林畎

畝之士不忘其君於無窮者其在斯乎次第成編而虞集爲之序

焦文靖公彝齋存彙序

國家興隆之運蓋與斯文相爲表裏民生熙洽之朝日用而不知帝德臣功載在簡冊金匱石室之秘疏遠又無得而見焉然則治化休明之迹可得而聞者其在於大夫君子之文章也哉昔者中州喪亂學問道熄民無暇於禮義而文義之傳亦微矣

世祖皇帝在藩邸得異人以輔成大業而經濟之文

煥然於建元之際迨至元中天下既定軍旅旣息法度已備一時黎獻布在中外人文宣暢近古莫及也於是文學之士彬彬而起時則有若焦文靖公自郡文學入見 內廷

上見其服儉素潔齊曰觀其外可以知其中矣時董忠穆公文忠在禁近最親密方上符璽於尚方遂以公佐之 內廷之要任也日夕帷幄出入動履不失尺寸嘉謀善告深靜密勿外廷有不得而知者簡在帝心未嘗一日去左右上有巡幸征討則必從焉雖

軍事機謀亦無間也而公未嘗泄一言於外是以終
世祖之世奉職而不遷大德十餘年間益以老臣見
親宗親 皇子受學焉禁衛之近皆稱曰焦先生云
吉金重幣所以惠養老臣者非衆臣所能及也蓋方
是時臣鄰協和民物蕃阜 朝廷慎重無所改作民
生不見外事闇然恬養於無爲是以公之爲文有優
遊寬厚之風無憂患憤怨之思篤實以見其德不以
矜揚爲華平易以盡其情不以險絕爲異激昂清風
陶冶和氣藹然仁義之言所以成一時之盛者也蓋

公之爲學本諸天性得諸父兄則已闕且肆矣其從
敬齋李先生遊授之以六經子史之言道德性命之
說質之以所未喻問之以所未聞汎應隨答如百川
之至海則其所從得者可見矣其仕於 內朝實與
忠穆公偕而董公之歿公序其事皆同寅之真實其
深切著明世之以詞章擅名者莫之及也公平生爲
詩文甚多歿二十餘年而未及輯錄從外孫司君允
德生九歲而公歿及長好學想慕其丰采又從縉紳
先生聞其德行不勝外家之思始克求公文而傳之

則散亡幾盡冠人有艾君德者從公遊最久前後所
錄詩文若干篇悉以屬之乃并家集所遺則得文若
干略加銓次謂之彛齋存彛齋公自號也集大德
中客授董公之館嘗見公於集賢故允德請識其端
云公諱養直字無咎其先河南尉氏人大父敬祖父
端金進士避兵鄆城又徙博之堂邑而公生焉三歲
能畫地象樓觀十歲日記千言經史皆手錄晝夜不
倦善屬文母夫人憂其過勤夕不與燭嘗篝火隱處
以經畧又善寫竹木得文與可王子端之法久之知

藝爲下歸求家學醇如也至元十三年 國家遣使
試儒生於列郡以經義詞賦兩科中選得爲免差儒
戶李先生客東平嚴侯所事之數十年時新立提刑
司取人甚嚴河東請公爲書史爲養強起弗樂也尋
去之二十二年舉茂才異等除將仕郎真定路儒學
教授二十三年以董公言得見

世祖皇帝即除承務郎典瑞少監二十四年 宗親
乃顏起兵向闕 上親駕征之常侍武帳以功受上
賞師還請歸養母不許明年 勅有司自其鄉以安

輿載母就養二十八年賜居第於京師二十九年陞奉議大夫

成宗入繼大統陞奉政大夫皆佐典瑞如故大德元年從幸柳林 命講前史於幄殿隨事諷諫 上親飲以御爵而重賜之二年加中順大夫三年拜嘉議大夫集賢學士典瑞如故 上清燕聞人聲稍諠使視之近侍爲樂耳 召責之公亦隨跪聽命 上曰卿謹愿耆舊見知 先帝時寧有是命之起其見尊禮如此七年 勅太子及諸皇子即禁中受公學輔

導得老臣體母夫人之喪留殯京師至是始得 旨還葬明年還奉 詔祠南海九年加正議大夫陞大監仍在集賢 上分集賢書畫寶硯賜諸學士公得硯一書畫十有五種館閣優暇故有此賜也十一年仍前職加中奉大夫太子左諭德至大元年拜集賢大學士正奉大夫仍爲宮僚

武

仁二朝尊禮舊學朝有大議必以諮之明年年七十乞休致 優詔不許請至再三乃許厚遺之禮而歸

之公還所賜地於官而歸所過官府父老吏士迎拜
擁路盡敬歸期月而薨某年月日也葬某處子德方
廕承直郎興國路總管府判官卒官無子以從子郁
爲後後某年門生東昌崔詠爲監察御史時請於
朝得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追
封齊郡公諡文靖元統元年堂邑縣教諭侯某言于
朝請祠公於臨清會通閘北公故鄉 書院列于
學官置師弟子員以講學焉 朝廷許立公祠所以
沒世不忘又有如此者允德方仕臺憲將以暇日從
公門人故舊子孫 文籍之所藏秘以成全集而行
於世云

曹文貞公漢泉漫稿序

我 國家龍興朔方金源氏將就亡絕干戈蠶起生
民塗炭中州豪傑起於齊魯燕趙之間據要害以
侮立保障以生聚以北嚮於 王師方是時士大夫
各趨所依以自存若夫禮樂之器文藝之學人材所
歸未有過於東魯者矣

世祖皇帝建元啓祚政事文學之科彬彬然爲朝

廷出者東魯之人居多焉典誥之施於朝廷文檄之
行乎軍旅故實之講乎郊廟赫然有耀於邦家布在
臺閣發言盈朝所謂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而顯顯昂
昂者焉集東書游京師猶獲望前輩之一二今所存
者其惟言語文章之可見者乎故魯郡曹文貞公起
乎漢泉受業於桎齋李公受知於信齋馬公起自儒
學宦游東南楊歷臺省聲譽籍甚每其來至京師集
常得與清河元公復初汶上曹公子貞諸人有往來
之好焉未嘗不歎其意氣之宏達議論之忼慨而文
物之雍容也當

文宗起故老於休致之餘託文儒以風紀之重集時
執筆史館而歎慕焉歸田以來歲月逾邁近得中臺
所命刻文貞諸詩旣而其子南行臺管勾復亨復貽
以見示俾識其言焉退不敏其何能贊一辭於其間
哉雖然窮鄉陋邦之遠聞天下之偉人而莫之見也
千載百年之後聞前代之偉人而莫之及也獨得其
詠歌之緒餘以觀其性情之所在觀其揚歷之所至
而知其行事之所著傳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

可乎後之君子將有徵於
聖朝文章人物之故其必於此而取之也夫

葛生新采蜀詩序

吾聞廬陵之文溪生息繁夥其俗好遠遊不閒於稚
壯強艾也特其志尚之不齊則執業有懸絕者矣葛
生存吾獨曰今天下車書之同往昔莫及吾將歷觀
都邑山川之勝人物文章之美使東西南北之人得
以周悉而互見焉且夫風物之得以宣通詠歌之易
以傳習則莫盛於詩緣古者采詩之說而索求焉乃

沿豫章汎彭蠡上九江浮游湘漢之波遂溯三峽至
于蜀都而止焉求名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數年得詩
六百餘篇歸廬陵將刻而傳之吾鄉之人知予以老
病歸田寓耒耜於江上託生相問勞而保寧賢帥大
夫鶴野蕭侯存道又手爲書使予序夫六百篇者予
不敢辭也而生抱數巨帙欲予有所去取其間則僕
不敢也生往反萬里而得之且諸君之屬生厚矣何
敢有所擇乎集之去鄉久矣親戚故人之別遠者二
十餘年近者亦五六年一旦因生盡得其詞章而諷

誦之以詫其門人子弟唯恐不足豈肯抵玉於昆岡
棄珠於合浦者乎生宜無憚於煩也烏乎吾蜀文學
之盛自先漢至於唐宋備載簡冊家傳人誦不可泯
滅宋南渡以來蜀在斗絕一隅之地然而文武忠孝
之君子冠蓋相望禮樂文物之懿德行學問之成立
功立言卓犖亨暢下至才藝器物之類其見諸文辭
者亦沛然非他州之所能及矣壑亂以還廢軼殆盡
集雖嘗從父師聞一二於千百蓋亦已微矣微而後
著當在斯時其有以鳴乎 國家之盛大者乎生之

所采識者有以見其端矣生其亟成書以西報諸君
子乎僕在禁林時嘗與蜀學者史君秉文言將謀築
於滄江故居之上字之曰歸與天幸不違斯意固將
與其故人父兄昆弟取生之編而弦歌於其堂也乎
生年甚富天下之都會若吾蜀者何啻八九而兩京
又在其上焉生亟成其志勿怠且必有遇合者矣

易南甫詩序

詩三百篇之後楚辭出焉西都之言賦者盛矣自魏
以降作者代出制作之體愈變而愈新因唐之詩賦

有聲律對偶之巧推其前而別之曰古賦詩有樂歌
可以被之樂府其後也轉爲新聲豪於才者放爲歌
行之肆長於情者變爲傷淫之極則又推其前者而
別之曰古樂府時非一時人非一人古近之體不一
今欲以一人之手成一編之文合備諸體而皆合作
各臻其妙不亦難乎高安易君南甫示予以賦若詩
一編盡具詩賦諸體不蹈流俗有爲而作辭不苟造
蓋聞南甫之居則康樂之故地謝公之所封而嘗遊
者也林泉之日長山水之興足有得於昔人之流風

餘韻是以能然也哉今夫江河之行湖海之浸或爲
驚濤巨浪之壯或爲平波漫流之閑一窪之盈一曲
之勝其所寓不相似而各有可觀者焉以水之同出
一原故也故善賦之君子又以其非常之才有餘之
興隨所寓而有作焉何患乎衆體之不皆妙也固哉
予昔之言詩乎蘇子由言其兄子瞻平生無嗜好以
圖史爲苑囿文章爲鼓吹老亦弃去顧獨好爲詩耳
嗟夫子豈敢擬於古之人哉會有耳目之疾有園囿
而無所遊觀有鼓吹而不能以自樂而心思凋耗亦

不復能詩徒使弟子誦昔賢今人之詩以自娛焉南甫之所以惠我者多矣然南甫之意豈徒然哉予之少也亦嘗執筆而學焉聞諸同志曰性其完也情其通也學其資也才其能也氣其充也識其決也則將與造物者同爲變化不測於無窮焉詩賦云乎哉斯言也南甫以爲有可采乎

劉桂隱存彙序

昔者廬陵歐陽公秉粹美之質生熙洽之朝涵淳茹和作爲文章上接孟韓發揮一代之盛英華醲郁前

後千百年間與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蘇子瞻以不世之才起於西蜀英邁雄偉亦前世之所未有南豐曾子固博考經傳知道脩己伊洛之學未顯于世而道說古今反覆世變已不失其正亦孰能及之哉然蘇氏之於歐公也則曰我老歸休付子斯文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子固之言曰今未知公之難遇也後千百世思欲見公而不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二君子之所以心悅誠服於公者返而觀其所存至於歐公則闇然而無迹淵然而有容挹之而無盡者

乎三公之迹熄而宋亦南渡矣乾淳之間東南之英
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數若益公之溫雅近出於廬陵
永嘉諸賢若季宣之奇博而有得於經正則之明麗
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說馳騁縱橫其間者其鋒亦
未易嬰也文運隨時而中興槩可見焉然予竊觀之
朱子繼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以一藝而
成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擇而
無不當本治而未修領挈而裔委所謂立德立言者
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而有得焉則

蘇曾二子望歐公而不可見者豈不安然有拱足之
地超然有造極之時乎而宋之末年說理者鄙薄文
詞之空志而經學文藝判爲專門士風頽弊於科舉
之業豈無豪傑之出其能不浸淫汨沒於其間而馳
騁凌厲以自表者已爲難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絕
困於戎馬風聲氣習多有得於蘇氏之遺其爲文亦
蔓衍而浩博矣 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
偉之氣以爲文者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爲言不盡同
於古人而伉健雄偉何可及也繼而作者豈不瞠目

其後矣乎當是時南方新附江鄉之間逢掖搢紳之士以其抱負之非常幽遠而夫見知則折其奇傑之氣以爲高深危險之語視彼靡靡混混則有間矣然不平之鳴能不感憤於學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聞風而倣效亦漸休息延祐科舉之興表表應時而出者豈乏其人然亦循習成弊至於驟廢驟復者則亦有以致之者然與於是執筆者膚淺則無所明於理蹇滯則無所昌其辭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陳腐強自高者惟苟竊於異端斯文斯道所以爲可長太息者

常在於此也往年集承乏禁林陪諸公奉

詔讀進

士之策於南士首得劉性粹中而奏之嘗與論及此事後十年遇于集雲峰下又嘗及之而思見乎有以相發者又後二年以書來告曰我鄉先生劉桂翁氏有學有行文章追古作者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林其書滿家而遠方無盡知之者因以得先生之書焉集執書而歎曰予知之舊矣而未獲盡與之遊也先生之言曰弱冠時猶及接故宋之遺老旣內附猶用力於已廢不用之賦論視儕輩無已及者及國

家以進士取人未能忘情於斯世乃益究乎名物度數之故註箋訓釋之辭以從當世之所爲而志大言高不爲有司識察又十年乃爲古學而用意於歐陽子焉四方之求文者隨而應之不知其沛然而無窮也此雖先生之謙辭要其大者不我欺也嗟夫以文應時者雖有古今所取以爲文者古今無有異也以高才博識專業而肆志求諸昔之人者五六十年其應於今者合否不足論也吾故曰山林之日長得以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有以達其智之所及知

其背於塗轍之正者即有所不爲知其可以傳之方來者則言之而無隱論古今成敗無所蹈襲而出人意表觀乎瀧岡之麓青原之波不亦善於達本而溯源者乎集故極道夫歐陽子之所未易知而善乎先生之有以知之而輒及於予之所欲求知於歐陽子者而著之篇也先生之文凡若干卷詩若干卷已刻雜著記序銘說等若干卷方將刻焉而先生耳聰目明心識精敏出其所新得以爲言者猶未有止也僕小於先生四歲相望不遠安敢以齒髮之不足而自

棄於先生乎姑書此附諸篇末使觀先生之文者或有取於區區之言而有所感發也夫

陳文肅公秋岡詩集序

大夫君子所以有譽於天下而垂名於方來者必有及人之政傳世之文是故騷人勝客和墨濡翰以自悅於花竹之間欣歎怨適留連光景非不流傳於一時然於治政無所關繫於名教無所裨補久而去之亦遂湮沒而已何足筭哉乃若受命天子臨蒞斯民禁姦慝消禍暴撫善良紆困厄防微杜漸於不言

之先救弊塞遺於將盡之際而懷恩服義者衆卓然有聞宜無不傳者矣及其遠也幼者漸壯而不及知壯者日老而不復記老者旣往而不復追遂使有志有爲之成績竟墮於無聞知則所謂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者夫是以無長歌之紆徐短詠之激烈無以陳說其志意而感動其性情使夫人者手無可披之編口無可吟之藝於是聲光風彩不能使人有所欣慕而感發於無窮者良可惜哉所以立行立言之不可偏廢也如此昔

世祖皇帝方混一東南之時遺老昔人建大事出大
議功名各已成遂故僉省尚書秋岡先生陳文肅公
自潛邸之舊持書省戶畫諾翰屏閱歷之久已專城
千里於河山之間矣東南新歸版圖名都巨邦佳山
勝水遺宮壞苑江花庭草皆在所視履也區區亡國
保禦之所經營其形勢未盡剗削消磨也新附之人
救死扶傷於田里閭閻者疾痛呻吟未盡休息也新
政未孚聚斂刻薄之說得行而 皇上之恩德未浹
於遐陬也拘曲文史形格勢禁而縉紳大人雅歌投

壺雍容整暇示人以寬裕忠厚之德意者未足以風
動四方也山川能說升高能賦苟無其人則何以哉
天子於此時寧輟公於論思之親密而使往來於江
海之上其旨亦深矣哉公以政事之餘歌詠迭作有
風雅之義焉公開朗豈弟衣冠儻如人望之如神明
已神銷而氣化矣窮陋僻遠有不得見者聞其片言
隻字之傳大有所感發所係豈輕也哉然公平生文
章之出沛如泉源之發揮而波瀾之無津譬言如風雲
之變化而舒卷之無跡逸興所發無復留藁是以素

無成編今公之孫廣東廉訪使允文其副憲江東江西則公治郡之所在而英節之化樹也至若金陵錢塘維揚凡公昔時惠澤風化之所及者公孫之觀風問俗亦皆至焉然後公之詩文得於門生故吏之所誦習學士大夫之所傳寫官寺民舍之所題識當時名公鉅卿家倡酬寄贈之所往來隨所得而輯錄之得古律五七言及古樂府等若干篇增益家藏之所未備親自校讎刻梓而藏之故家舊人之聞孫博雅有識可謂知所重輕先後者矣公孫既不以集之不

肖早嘗望公於下風俾執筆書公遺事與神道此編之成又使集附註其說使得而讀之者庶有所發焉廉使忠厚而簡易清慎而剛介所至爲治不事苛文有法外意是以風操之所感發者非庸俗固陋之所知也然自歷中臺久在江湖之上今又奉宣至意省察疲氓於炎荒之表而不辭者豈有他哉廉使之爲治皆文肅之貽則而

聖天子之所以期於廉使者其亦世祖皇帝之所以待文肅之意歟

李梅亭續類彙序

梅亭續類彙三十卷者故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制臨川李公諱劉字公甫之文梅亭公自號而穆陵書以賜之者也先有梅亭類彙三十卷其家既鋟梓而傳之及內附國朝公之孫峻掇拾遺書而彙次之又得三十卷曰續彙既成帙而歿後三十年峻之子積力不及其前人時猶欲節約次第勉力以成其志而求予叙其事云若積之所爲猶有前代惓惓文獻之餘意蓋亦可念可稱者矣若夫乍起乍

滅於尋丈之間俄忽之頃者豈復知此之爲重乎按龍圖趙公汝騰作公墓志公初有語纂閉戶錄理語書成皆燬于火然則續彙者亦公既貴之所著也夫公之在朝兩爲中書舍人三入翰林直學士院故內外制最多而喬行簡李宗勉史嵩之三相之制尤爲世所稱道公始入蜀佐制司幕府先曾大父滄江府君時叅議制司及行邊興元實與公偕軍事之畫諾文章之往來極相愛重二氏家集互可考見其再入蜀也歷守榮眉進總漕事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

四川都大賣茶買馬等司凡八印軍府僚佐各稟教令條治無不得所公之從容于政又有如此者當是時公所得圖書輒以八印識之近時或散失民間予猶見什伯於一二追憶吾蜀父老之言而歎其烜赫者矣且公之文光彩博瞻文學之士莫不欲盡見以快其心目何待於區區末學而贊于一言乎而不敢違積之所請者考公之遺書而竊有感焉嘗辨先丞相雍公采石事以為史書但言采石之功虞某與焉蓋當時謬史有所佞也不亦欺天罔人乎又云魏文

靖公了翁所著滄江府君墓志言其學問行業可為至論而隱德潛美猶多逸遺嘗欲叙次同行軍秦隴時勝敗大槩而不及為也先雍公之事著在國史炳如丹青千載不可誣而滄江府君經理蜀事有丞相之風而卒不得志於時帥多所遺恨其行事雖有可考二百年來山川邈悠陳迹無一可見予嘗使涉其境瞻望悽愴豈復可思邪緬懷故鄉是以不能忘情於公之言也故為積書之如此

礪谷居愧稟序

礪谷居愧豪者崇仁先正粹齋先生李公所著詩也
公諱進字野翁生宋嘉定十四年辛巳淳祐四年甲
辰留夢炎榜登進士第仕至朝奉郎福建運管而宋
亡隱居縣東門之外種瓜植菊以終其身題其舍曰
礪谷居所謂愧豪者自命其詩集之名也歲在甲申
先君自嶺海北還至于茲邑嘗攜集拜公床下我冠
褒衣意度間雅故國之遺風儼如也集出仕而歸省
公已去世而礪谷之花木猶有存者及老而歸宿草
夕露拱木悲風不勝其悽然者矣公甥游紹雅集州

角與之游今亦八十矣乃出此豪相示公所改定具
在集得而諷焉蓋宋人尚進士業詩道寥落及入官
又有不暇及者而南渡以來若陳簡齋參政放翁陸
公誠齋楊公擅名當世及其季年若曾蒼山趙東林
蓋有追求作者之意而公詩真率調暢簡散深至兼
諸子之長焉至其暮年之作深有樂天知命安於所
遇者可謂感慨係之矣卷中有送虞連州詩為我大
父尚書公作者也然則尚論事契蓋有徵焉紹雅欲
集識其後謹識而歸諸游氏云

曾搏齋緣督集序

緣督集者故宋德慶太守曾侯丰幼度之文也侯撫
州樂安人登乾道己丑進士第積官至朝散大夫至
參知政事真公德秀幼嘗學於侯侯歿真公志其墓
石納窆中不得見而侯之孫焄以蔭補官歷鴈茶海
口兩監鎮調平江府節度推官則由真公念舊而推
引之也二百餘年而書亡 國朝元統初今監察御
史前進士燮理溥化來監其邑詢求其鄉之先生舊
人得其族譜兩卷故翰林學士吳公之所敘也又命

侯之五世孫德安購其遺書得今集二十卷將刻之
而燮君召拜御史書未及成後三年德安來予敘之
按樂安未置邑時地屬廬陵之永豐其先在唐末五
代時有異人善相地者爲之葬而子孫果蕃以盛如
其占江鄉好事者人人能道之往觀者至今車轍馬
跡不絕於其里其顯者則莫盛於德慶矣侯方未第
時自著其族譜敘以爲遠不及溫陵宣靖公家父子
福德功勳之盛近不及南豐子固兄弟文學名位之
著慨然有自憤之志不一二年遂策名大廷其志亦

宏矣哉予得其所欲刻者而有以見之其氣剛而誼
嚴辭直而理勝其有得於易之奇詩之葩者乎取譬
託興傑然不溺於風俗山川磅礴雄偉之氣蓋有以
發焉夫物之精華久而不滅則有神明之助者矣一
編之書獨發於五世諸孫之手殆非偶然也德安能
儒能醫則文理之美陰德之厚尚有以昌其書者乎
侯登科之年則我先忠肅公入相之歲俯仰今昔故
為之書

熊萬初舊雨集序

熊君萬初與僕相識十餘年始得見其舊雨集觀其
與吳學士書問古文尚書知其能守素學而事浮靡
出真見而無苟從端慤有規矩新學晚生未之能及
也雜著本理而敷鬯詩賦爾雅而不阿皆未易及也
僕至郡少俊之士皆不鄙來見問之多出萬初之門
雖其後更銘師而篤實有質行多吾萬初所啓也然
則文豈足以盡知吾萬初哉

漁樵問對序

元統癸酉十月集自禁林告老而歸中表父兄歸然

獨存者唯吾溪山翁一人而已閒居食貧無以爲樂
恬澹之極賦詩以相娛友人易濤命其子升輯而錄
之數年之間不覺成帙翁之子宗蕃請題其名集曰
翁之世大父安撫公釣游之所曰漁墅而集之故鄉
人有識之者曰此青城山中樵者也宜題曰漁樵問
對

劉應文文彙序

江西之境其山竒秀而水清瀉委折演注至於南昌
則山益壯水益大故生人稟是氣者多能文章而其

爲文又能脫略其鄙樸之質振作其委靡之體故言
文者未有先於江西然習俗之弊其上者尚以怪詭
險澀斷絕起頓揮霍閃避爲能事以竊取莊子釋氏
緒餘造語至不可解爲絕妙其次者汎取耳聞經史
子傳下逮小說無問類不類勦剽近似而雜舉之以
多爲博而蔓延草積如醉夢人聽之終日不能了了
而下者廼突兀其首尾輕儇其情狀若俳優諧謔立
此應彼以文爲事嗚呼此何爲者哉大抵其人於學
無所聞於德無所蓄假以文其寡陋而從之者亦樂

其易能無怪其禍之至此不可收拾也嗚呼爲文章者未暇縱論古今天下也即江西論之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南豐非其人乎執筆之君子亦嘗取其書讀之凡已之所爲合於此三君子否也苟不合則已謬可知已而曾不出此何也蓋三君子之文非徒然也非止發於天資而已也其通今博古養德制行所從來者遠矣宜乎樂爲寡陋而爲能者不知思也此三君子之文猶不足以知之況三君子之上有當知者尚遠也豈復知之乎如此而欲以文自名則亦惜

乎委氣之委者矣悲夫豈獨學者之咎哉豈獨學者之咎哉南昌劉君資深少於予一歲相好也不遠萬里以其子應文之文來教觀資深之意深有望於其子矣予觀應文之筆端清而不險健而不怒其連中於有司而分教一郡宜矣信乎山水秀闊之所鍾者誠有可望者也然予聞之傳曰觀乎會通以行其典禮非觀乎會通則固陋而已夫正其所已能而進其所未能君子之道也予僑居江西三十年矣是亦江西之人於江西得無情乎矧吾友人之子予安得不

憂吾江西之文弊者而告應文願應文之勉之也

饒敬仲詩序

予歸老山中習俗嗜好不留於胃次獨與幽人雅士
詠詩讀書尙未能忘情焉四方之君子念其衰老不
鄙而枉教以飮予之欲何其幸也前年饒敬仲遺予
五言長詩凡百韻陳義之大論事之遠引援於往昔
聖賢之業鋪張乎一代文章之體縱橫開合動蕩變
化可喜可駭可感可歎及觀其他作往往不異於此
而此千言者尤足肆其馳騁云爾問其學所從出則

嘗從乎臨川吳先生游宜其所聞過於人也遠矣嘗
著書一編述山水之情性吳公亟稱之者爲之序以
傳于世夫山之行重峰峻嶺奔騰起伏勢若龍馬亦
或以廣衍平大爲勝水之流驚湍怒濤吞天浴日莫
窮涯涘而亦或以平川漫澤紆餘清冷以爲美不可
執一而論也蓋其脉絡貫通首尾相應精神所在隨
寓而見是以能極其變焉敬仲得此於其心一託於
吟詠之事故能若此何其快哉昔李陽冰善篆書自
以爲有得於日月風雲山川草木動植之體敬仲之

詩得於山川亦何奇哉然吾晚歲足駸駸而視茫茫也山水之間濟勝之具頓絕惟有端坐絕物使善歌快誦於清風明月之際亦足以慰吾之寂寞也乎故爲題其篇端云

黃純宗遺詩序

至元中大將淮南忠武王伯顏南征至臨安宋亡分兵定江右者淄萊李忠敏公恒實以其兵來既定江郡即與張忠武王弘範擊宋遺燼於海上李公旋兵鎮豫章諸郡已大定而新附之民瘡痍未息草野之

間時有震動而不足以煩用兵于時

天子又遣賈公居貞以參政行省事江西賈公大儒長者知緩急欲以禮義感化其人求諸故國之遺士民所信服者待以賓客之禮以諷動之於臨川得故宋宗正寺簿黃公以禮延致日與論文學政事士習之所尚人心之所安從容緩帶雅歌投壺若不以簡書爲事蓋終日焉歲月之間不言而定矣先是州縣吏多從使宜樹置不足以宣布德化重以征海之役而新民重病焉是時 朝廷始創各道提刑按察司

上選河東劉公宣伯宣來爲之使覃懷高公凝道凝
爲行省郎中柳城姚公燾以副憲事劉高二公皆許
文正公之高第弟子姚故相姚 公樞之子亦嘗
及許門

天子前後遣之深欲以仁義道德爲治也劉公首爲
書具禮幣以迎公於憲府講論語大學諸書三公者
皆遣子弟受學於是衣冠之士舒徐顛昂或以文章
或以問學或以議論或以譽望彬彬然皆至于會府
而悍卒俗夫乘時射利莫不革心而江右之風幾若

鄒魯則諸君子善禮賢者之功也當是時諸公欲列
薦公于 朝而用之公固辭楚國程文憲公奉

詔書起故國退伏未用之士布諸憲部亦有意於公
而公固拒之未幾遂卒年五十爾蓋宋人以進士科
取士非此途也不得歷顯要是以文武忠孝豪傑之
士皆自此出及其將亡賈相似道者患失而多忌挾
術以誤國其取以備中外之大任者大抵巽懦苟祿
輕儂敗事之流武臣驕玩文士貪靡而國事去矣江
東西之間雖有文丞相謝提刑枋得之流起於文困

之餘奮於垂亡之日其大節足以自靖於國何及哉
公始登科已為李公庭芝汪公立信陸公秀夫諸公
所知皆不及見用而公區區猶欲少自見於危難之
間而事有大謬不然者悲夫公之少年文學譽聞已
盛尤善論事妙於箋翰一篇之出諸公爭誦之而幕
府移檄或出其手有足感動人者亂離之餘固無復
存矣其為國初諸君子言者微而婉簡而深憂長慮
遠事未至而意已存又無得而聞焉公之諸孫介壽
得公遺詩數十篇於公長子慶孫之第四子以問諸

故老長者得先友門人稍可知者而附錄焉將刻梓
以傳之迺以告諸集曰介壽之生也晚不逮事先大
父在諸父侍側見故舊往來猶得識其風采聲容之
萬一而想見焉今五十餘年諸父行存者不一二而
交游之舊已盡矣不述祖之作何以示諸後人哉而
所得見者僅此耳哀哉求集序其說於篇末云公諱
炎字純宗其先蜀人徙居崇仁者數世矣有嘗從陸
先生學者子孫世為儒家公之父諱某有隱德卓行
以端平丙申之歲生公公父晚歲有末疾無他侍者

供奉起居衣裳之澣牀第之潔皆與夫人親職事焉
及卒無葬所憂行道中不知所爲感邑人之賢者推
善地與之而子孫衆多自此始矣公年三十登進士
第調靜江府臨桂簿江淮總領所辟准遣江淮制置
司幹辦公事帶行主管尚書禮兵部架閣文字召除
國子正改官除宗正寺簿松江督府主管機宜文字
隨大幕府留盱撫間宋亡避地閩嶠兵定還居崇仁
山中奔走兵寇之間殊未安也間嘗讀宗家太史之
詩有淵明更號淒其望諸葛之意更字曰漢翁志之

所存於此可見焉我先尚書寶祐間解零陵郡組歸
奏事道過崇仁始識公而深期之先君郡公少於公
十歲有交游之好集之從親至斯邑也年十餘歲猶
及拜公床下是以知之悉而言之詳如此

韓明善文集序

集始遊京師將觀於四方之作者而學焉蓋聞故宋
之南渡中州文獻故家多寓於婺而東萊呂氏之學
卓然與諸君子並立於當世其在永嘉陳同父薛常
州奇俊雄偉橫絕迥出肆力於遺經以致其說傍通

於多學以成其能其足以用世也乎至于葉正則則
又文章之盛麗者也其後異人疊出殆不可以一二
數而宋遂亡矣予嘗從四明袁文清公問所接之師
友則故宋尚書王公興戴君帥初其人也王公之博
洽不可尚矣戴君之雅懿而不得一用於世嘗竊歎
焉集之既老而寓於西江之上乃得會稽韓君明善
之書而讀之觀其養德之久從容應物而為之言油
然君子之思蓋在乎是矣君之為文優游不迫而陳
義甚高汪洋不窮而立論甚要所言者不出於鄉里

州閭之近推其所能施之朝廷有餘也所教者不出
於父兄子弟之親推之於國人亦無所不足也然而
遺文數編特出於其及門韋布之士方外之友所共
輯錄造物者之於斯文何如哉然江西陸先生之學
呂氏之所表著而四明袁氏實尊信而傳諸其鄉歲
月之遠授受之微流風遺韻之所存予有所未知之
也浮圖氏有設教於四明幾千百年浩博而精密為
書之多世莫過焉其所謂別傳者又並行而對起為
吾徒者浸浸於其間亦不無矣惜乎予不得一至於

越從其君子以論學也觀於韓君之書其尚有察於斯二者乎君諱性明善其字也韓忠獻公之八世孫生雖不出其鄉而四方貴其文學行義視之爲師表云

楊隨齋詩集序

士君子學問以脩己而出爲世用審其所從慎其所履守節義厲風操因職分以出其思慮而見諸事功不立異以矯俗不徇物以苟容則福澤可以及人而有譽於天下矣然而道有污隆時有險易位有得爲

不得爲言有見用不見用至若寃禍福於幾微而不見其跡培德化於潛隱而未著其效是以其行事有不得而盡見者焉蓋必有托興於吟咏紀事於篇章則其志之所存行之所及人材時務得失遠近可得而觀焉是以詩之不可無也然而不本於學問以爲言則無補於治化之實不察乎感發之私意則有乖乎情性之正蓋亦無取焉況乎體制不別於今昔之合作音聲不辨於始終之中節出亦無傳焉而詩之道又亦鮮矣臨川太守雒陽楊公友直其知詩之爲

道者乎公蚤歷憲府時陞朝著直而通靜而正不以
憂患易其介不以利達動其中議論常高於縉紳賢
勞無間於荒遠隨其所遇而見於詩非如騷人文士
以華麗相勝者也其來守是邦以其通練精明之識
行其清和平恕之心簡書獄訟迎刃理解豐樂休息
遂亦無事昔之為守者有謝康樂王右軍高情雅韻
相望於千載之上公於閒暇登山而高風至臨池而
清流發於是仰而賦詩俯而揮毫顧瞻徘徊視今猶
昔所謂令脩於庭戶期月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

里之外者其在於斯時矣予與公相知四十年其後
同朝頗久公為郎中書予待罪翰苑扈從上都日有
倡和之樂而未嘗見其詩集之全予老於臨川之野
始得其選體古樂府五六七言古詩歌行律詩凡九
類若干卷與其客茅簷美曝霜月清夜諷詠至於旬
日喜其文之行遠而壽豈之未央也門人學者進曰
何先生今日之樂至於斯乎乃以是語而書于卷末
云

王茂實清溪山房詩集序

九江有隱者之居曰清溪山房房之人曰王茂實氏
生年不滿百者七齡以終其子良卿繼之琴書樽俎
不遺於故處花果竹石益茂於當時山雲江雨之交
長篇短章之衆爲其父子言者盈軸堆案有不能盡
其美者矣他日因子鄉人之居九江者臨川幕賓王
道凝徵予文焉其言曰是家於先生有先世之雅是
以請也集拱而問焉曰何謂也則出其先南仲君之
遺藁遺我先君忠肅公啓事有知己報德之言焉集
讀而歎曰嗟乎古之能隱者必才足以用世而不必

見用則斂而藏之以遺其子孫者宜有若是者矣昔
我先君之於阜陵也崎嶇戎馬以終其身凡所以開
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蓋無愧於古人者矣金
湯旣殫於采石嗣有其位者亦以畏勞而厭兵脩好
息民邊無可乘之釁南仲君之所謂自治者蓋閑暇
及時之秋也方是時東南宴安之君子以無事爲幸
大臣宿望名將義士畧已漸盡士氣銷沮人心頽弊
振起而作新之有不能不自激憤於辭氣之間者豈
得已哉而南仲之言激昂古今反覆事變若無回護

之意則先君之得人受言豈不於此可見哉所謂知已所謂報恩豈區區婦人鄙夫私惠小智之云者哉予以是知南仲君之有以遺其子孫者矣嗚呼南仲之去今二百有餘年矣當其痛心疾首攘臂扼腕論當時之事若不能以一朝居者今吾與清溪父子率然千仞之在前浩乎九川之就下山穀野藪臨江醜酒葛布藜杖倚風長歌以樂吾

聖元休明熙洽之盛於荒閑寂寞之濱豈復有當時之憂者乎嗚呼進不足以成當世之務退不足以知古人之心者亦何以爲隱乎斯言也非南仲氏之子孫無以發予懷之恹恹者矣予舊藏南仲義豐集十卷托道凝轉付其子孫使刻而傳之亦足以見前代志士之遺也

道園天藻詩彙序

予幼爲貧求祿養以文史承乏館閣隨事酬應非有所著述也譬諸山川之出雨雲動植之生化過者隨盡來者日新何足執而玩之哉六十得謝庶追補其不足俄嬰故疾目失其明舊業遺忘每有誦覽托諸

朋友至子弟坐而聽之得一遺十前後不能周浹玩心虛明聊以卒歲大抵應物答問或時有之詠歌以還無復留貯友人臨川李本伯宗汴趙宗德伯高講習餘暇稍輯舊詩謂之芝亭永言近日襄城楊士弘伯謙雅好吟詠有得於魏晉至唐詞人體製音律之善取盛唐合作錄爲唐音猥以鄙作偶或似之者得百十篇謂之居山橐此外枯槁寂寞辭不迫意無所取裁瓦礫堅确了無餘潤采茶薪樗不以苦惡棄之云耳則清江黃思謙志高之所掇拾也謂之道園天

藻小橐道園者昔從吳興趙文敏公於集賢趙公臨池之際顧謂僕曰人皆求予書子獨不求吾書何也對曰不敢請耳固亦欲之因曰養親東南無躬耕之土及來京師僦隙宇以自容嘗讀黃庭經有曰寸田尺宅可治生是則我固有之其可爲也又曰恬淡無欲道之園遂可居有哉趙公爲書道園兩古篆自是有道園之名後常治斯田園以居安宅神明粹精生息流動無物我彼此之間不能喻之於言予題其宇曰天藻志高求諸聖賢之言以觀乎造化之迹有

志於斯文者也錄鄙言而冠之斯名得不重衰朽之過乎血氣日衰志意虛漠其將何以爲言何以爲名乎聊書此以答志高不足爲他人道也

李仲公文豪序

昔予在京師南方之士自番易安仁來者多出於李仲公氏之門氣宇高爽論議灑落大抵不沈溺於凡近者也集旣歸田仲公遊乎華蓋之麓而得見焉信乎平易樂豈君子長者之流也又五年得其文詞數十篇於徽廣文胡士則則從先生於其鄉者也於是

又得與同志之士共讀焉觀其鍾氏慕堂記發秉彝之至情則於吾儒之學切已近思以求爲人子之道莫盛於此篇矣散木之說發漆園齊物之機鈍根之辯得龐公空有之妙深得於吾儒者旣如此旁通於二氏者又若彼則外物豈足以累其身心而清靜寂滅何必自絕於天理乎仲公之鄉人自
世祖以來事

列聖五六十年縉紳之所尚逢掖之所歸薦賢如流水曾不敢以世俗之進取溷先生者知先生視之如

浮雲也不有觀於其書則何以知其爲人哉至於改過一篇於爲學之道爲最大仲公旣以此自警又以是教人所以爲鄉先生者乎集雖耄矣亦凜然於其言有不勝歲暮之悲者矣仲尼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生知之聖豈有過哉而猶引過以爲言過何可不慎也顏淵不貳過子路喜聞過其所以過雖不可以一槩論而致力於過則一也曾子終日之間有不忠不信不習之省者所以防過之生者也戰戰兢兢死而後免其勇又有甚於仲氏者乎子思子述道

學之傳有事乎戒謹恐懼之密則過之所由生或寡矣苟有之亦無不察於幾微之動矣哉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然則過也者誠哉聖賢之所慎者乎又嘗聞之曰無身過易無心過難身之過人猶得而見之心之過非切已省察不足以知也身之過朋交猶得而正之心之過非有睿知之師絕世之識不足以察其微也有身過者猶可即其身而改之有心過者非從事於慎獨者則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有不可勝語者

矣然身之過自心過出過見於身則百倍之力有不能自還其可忽乎是故仲公所謂知過悔過改過者吾以爲苟有知焉其悔其改如蹈水火豈有舒徐之間哉真知改者則無復乍進乍退而有頻復之厲迷復之凶者矣仲公氏年垂七十爲鄉里師表而爲學之密如此鞭辟懲創必使人至於無過而後已其所以望於鄉人子弟者豈不忠厚切至者哉信乎人之有善必推本於父兄乎故因其書而伸以鄙意所以廣其說而不敢有加於君子也識諸篇末而歸之

